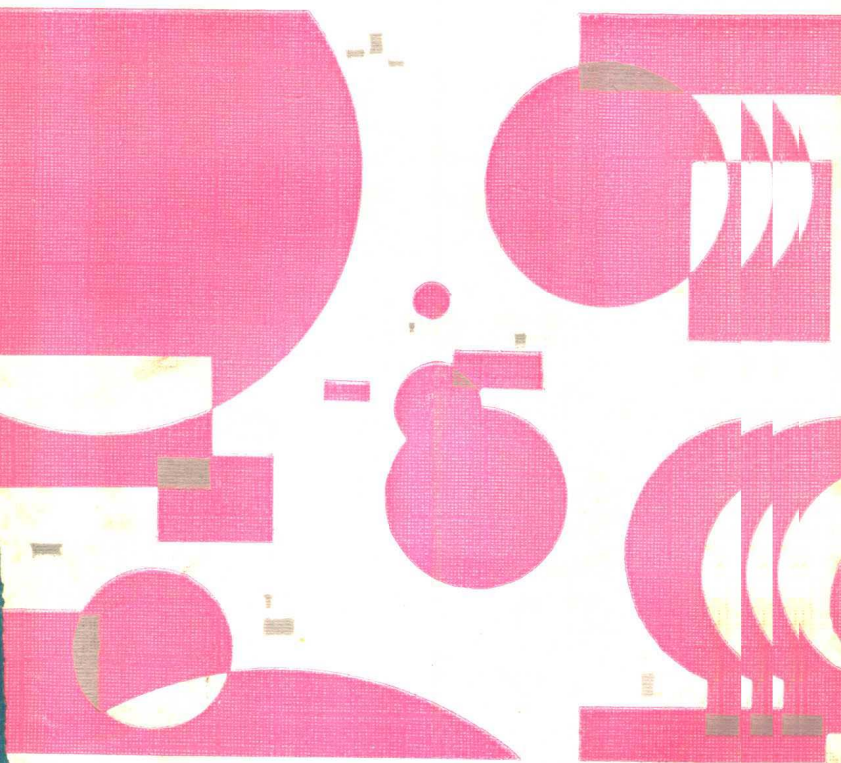


杂文集

郭

风



文学创作丛书

杂文集

郭 风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杂文集

郭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4.7222印张 2插页 73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73·345 定价: 0.45 元

序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散文，有日记、书简、序跋文乃至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看画读书随录等等，甚杂。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我把集子取名为《杂文集》。这是否妥当，也顾不得了。

除了《〈木偶戏〉后记》等个别文章外，都是近二、三年来的作品。

我没有想到，在我的晚年的散文作品中，会有一部分是属于谈论文学、艺术的。坦率地说，我对于文学、艺术的某些方面，至今缺乏基本知识。我很后悔未曾认真、系统地学习过某些必要的文艺理论。有一次，有人问我，什么是所谓艺术上的“变形”？他甚至举例对我说，如我国古代青铜器上所塑造的古兽形象，如天坛皇穹宇藻井上的彩绘（龙或花卉），是否一种典型的“变形”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一次，有人问我，什么叫“象征”？李商隐

的诗，鲁迅的散文中有否象征手法？我都答不上来；或勉为其难地说一点个人的即兴的想法，但也实在没有说清楚。

这里收集的若干谈文说艺的散文，肯定十分浅陋；但我要说，它们是出于我自己的感受之作。我还不至于把“变形”、“象征”以至所谓“意识流”等等，为我所未曾真切研究、了解的东西视若神明，随意抬高其身价；或笼统地、轻率地斥之为是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末流，等等。我不能这样做。

集子里有几篇文章，表达了我个人对于我国老一辈作家的崇敬之情。我爱他们。只是我的文章写得幼稚。也有谈论外国作家的若干篇章。也许早在少年时代，我似乎便曾受到某些外国作家的某些影响。至今我还以为，象果尔蒙这样的诗人，或有其可取之处。但究其实，我也只读过他的《西莱纳集》，我手头有一本他的小说《处女的心》，却始终未曾拜读。

去岁十一月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菲律宾。回国后，作《马尼拉书简》、《碧瑤市和里巴市》（因忙，还有一些感受和印象，未及整理成文），这是纪游之作吧了。但也写了我对于菲律宾文学、艺术的某种感受，故亦编入本集内。

书至此，我忽然想到，在旅途中，我喜欢带

一、二册诗话，如《蠹斋诗话》、《茗溪渔隐丛话》之类的书籍。候车时，或临睡前，随手翻阅若干则（有时不忍释卷），往往颇有所得。随便举例来说，《龟山语录》论陶潜云：“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也。”象诸如此类的古典文学评论文章，立论中肯，表达出自家读书时一种心领神会之意，字里行间自然流露一种推崇之情，我往往作为散文来读。呵，我还想起王夫之的一段“诗话”来。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老人家似乎在谈论文学艺术之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及艺术创作的概括问题？窃以为写得很有文采、简洁、明快。我把它作为一篇只有二、三十字的小品文来读。

我在自己的集子的序文里，为什么谈论起我国的古典的诗论文章来了？我自己也说不上来。那末，这篇序文就写到这里吧。

郭 风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晨，福州。

目 录

我与散文诗	• 1 •
有关散文创作的书简（一）	• 12 •
有关散文创作的书简（二）	• 21 •
我与儿童文学	• 32 •
我所受的文学教育	• 41 •
我的心里话	• 53 •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65 •
谈散文诗（一）	• 73 •
谈散文诗（二）	• 76 •
雪天漫笔（四则）	• 80 •
北窗读书录（六则）	• 85 •
序、跋文辑（七则）	• 105 •
摘自日记上的散文	• 115 •
悼念敬爱的沈老	• 128 •
向老一辈作家学习	• 132 •
关于“第一篇作品”	• 138 •
报春花	• 141 •
在马尼拉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 145 •
马尼拉书简	• 148 •
碧瑶市和里巴市	• 159 •

我与散文诗

—

当你询及有关抒情散文、散文诗的创作问题时，说不清是何缘故，我忽地想念起在故乡一个初级中学就读时的那些年月来。这个学校，听说昔日为“濯英书院”旧址。校景清静，有一种令人勤奋学习、潜心研读的环境。至今我还记得起来，从课堂的玻璃窗看出去，右边不远处有一座钟楼。钟楼下的粉墙上，时常挂出同学们的优良作业。例如，诗和散文作品，水彩风景画和用炭笔勾勒出来的人物肖像画。

正是在这个学校就读期间，我最初接触到散文诗这样的文体。我在《我所受的文学教育》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记叙：

“你们能够设想，正当我十二、三岁时，我在

自己乡土的一个学校课堂里，迷惑地认识了俄罗斯一位伟大作家的晚年的心境？我们打开课文，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朗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海上》。罩着大雾的南欧的大海；十九世纪末期的远航轮上，离开亲人和陆地的旅人；那旅人对所带身边的小猴的爱和同情。不知怎的，回想起来，这篇作品所描绘的这些情景，至今还令我感到无限寂寞……

我记得清楚，进校的第一个学期，在国文课本上，除了读到《前赤壁赋》（苏轼）、《浪淘沙令》（李煜）等外，还读到《生机》（沈尹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秋夜》（鲁迅）以及《海上》。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我虽年少，但已朦朦胧胧地开始感到这些作品能够从我的心灵间开出新的天地；我觉得，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朦朦胧胧地开始感到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花朵和土地的世界，感受他们的心灵。

那时，我们要背书。不仅背诵《前赤壁赋》、《浪淘沙令》；还背诵《秋夜》。奇异的是，我竟不以背书为苦（如象我小时在私塾里背书时所感受的那样），反以为乐。我至今记得清楚，从教师授课以后，我连续几个凌晨，在我家的庭院中踱来踱去，背诵着：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着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

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

——鲁迅：《野草·秋夜》

我朗声背诵着。记得我家庭院的石阶间生出的三叶草，正在开放粉红的、酒杯形的小花。我仿佛能够感到这些小花——在曙光中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向他们招手……我曾模仿《秋夜》作了一篇《春朝》，想不到被班上国文教师看上了。他略作修改，叫我誊清一遍，在学校钟楼下的粉墙上，和同班一位同学的一帧炭笔静物写生画挂在一起。

我深深觉得，《秋夜》等篇章最初教育我，启迪我，以至后来在我学习散文诗的创作实践过程中，长久地、深刻地提醒我：要怎样用自己的方式、怎样使自己全神贯注地去感知自然界的生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

二

让我继续回忆当年的某些情况。说不清是何缘故，我那时候竟会有这样的感觉：象《秋夜》、《海上》这样的文体，对我是这样亲切，这样容易亲近。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文体叫做散文诗。但我那

时候已能约略认识到，这样的文体与散文并不一样，与诗总好象有很深的血缘。回想起来，沈尹默的《生机》，可能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散文诗。记得这篇作品被编在国文教科书较前面中的一篇。又记得读《生机》后不久，教师授了课本中李煜的《浪淘沙令》，并介绍了词的普通常识，如词的结构等。也许由于我那时对于课业的确能够潜心研读；或则由于我少小幼稚，对于事物喜作随意联想；一次，我在国文考试的一道答案中（题目大约是：请谈《生机》的谋篇和题意），有一处竟然说《生机》的结构分上下两节，是从象《浪淘沙令》这样的词分上下两片的结构中脱胎而来。我的国文教师对此道答案打个满分。他在课堂的口头总评中，说我的这道答案的某些方面或许有武断处；但他又说，我国的词实乃诗的姐妹，《生机》实乃一首诗，故运用一些古体诗词的布局也是被允许的，云云。他赞许我的答案能生发开去，无拘泥于一端的弊病，故打个满分。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并对此津津乐道呢？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件小事对我的创作具有相当的意义。它仿佛曾在无意中，帮助我加深了对于散文诗这种文体的某些认识或见解。例如，我感到我国的散文诗首先具有诗的素质。例如，我感到我国的散文诗需要从我国古典诗词以至古典抒情散文中吸取营养，包括溶化它们的表现手法和表现

形式，使我国的散文诗在艺术上具有民族的素质。

此刻，我忽地想念起故乡县城里的那一座谯楼来。当时，这是一座用花岗石和木柱构成的明代建筑。楼上是一个民办图书馆。那里是我少年时代常去的场所。星期天或其他假日，我喜欢跑到那里去，在书架上翻阅各种文学期刊或借阅新书。在这中间，我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其中包括英、美和法国若干意象派、象征派的散文和诗。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看懂他们的作品，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但说不清是何缘故，我非常喜欢。我随身带了用土纸订成的手抄本，抄录了诸如H. D.、叶芝的诗以及法国象征派诗人核佛尔第（Pier-reReverdy）的散文诗。我把泰戈尔的《飞鸟集》、阿素林的《西班牙的一小时》、果尔蒙的《西莱纳集》整本抄在我土纸的手抄本上。我至今背诵得出果尔蒙的《冬青》：

西莱纳，太阳含笑在冬青树叶上，
四月已回来和我们游戏了。

他将这花篮背在肩上，
他将花枝送给荆棘，栗树，杨柳，

他将它们一朵一朵地撒在草上，
在溪流，沼泽，沟渠的岸上……

——《西莱纳集·冬青》 戴望舒译

至今我还很喜欢这一首诗。我应该告诉你，它，多少影响我的一些散文诗创作，包括我的一些儿童诗创作；它曾引发我的创作的灵感。果尔蒙乃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后期象征派的一位诗人。但他的诗，例如象《冬青》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是明朗的，诗的形象是明朗的，我以为。

我十分欢喜徐迟同志近期发表的一篇有关谈论抽象主义艺术家赵无极的散文，是文题为《彩色的魔术师》。这篇散文很美，毋宁说是一篇有如长卷的散文诗。在这篇作品中，徐迟同志论及：作为文艺流派，现代派有真假之分。这个论点很好。我觉得，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诸如象征派、意象派作家所作的一些诗和散文，一如我国古典诗人陶渊明、苏轼、李清照所作的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中蕴藏着某些动人的艺术的暗示力量、某种境界以及美好的幻想和想象，作品中所具有的各自的美感，是文学的精粹，不可轻率抛弃。我们的确能够从中得到教益，一如从我国古典诗文中吸取营养一样，我国的散文诗同时可以从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中吸取营养，包括溶化其某些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可是，这已是常识之谈了吧？

三

说来，你或许会觉得奇怪？此刻，我怎地会想起童年时代的元宵夜呢？会想起在故乡，在一些传统节日里、在里巷深处以及庙社庭前吹奏的笙歌呢？

我怎地会想起在故乡夏夜的圆月下，在里巷深处或是龙眼树的夜影下，民间的音乐师所唱的叙事诗呢？是的，此刻，我便想起那以民歌体叙述的、有关陈三哥和黄五娘的命运的故事。——记得我总是专注地听着，感到那歌声总是有时哀怨，有时沉毅，有时欢乐……

我想起在童年，在故乡的乡间看草台上演出的兴化戏（莆仙戏）。至今还记得，那描绘一位勤劳的仙人耕耘瓜田的神话剧《张果老种瓜》；那描绘一位古代女子在雨中赶程的情景的小戏《瑞兰走雨》，多么使我欢喜，那叙述情节和表达人物情意的音乐和舞蹈总是那么动人……

我想起故乡的绿色的兴化平原。啊，四月来了。蚕豆熟了。荔枝树、龙眼树先后开花了。麦黄了。蓝蓝的天空下，“太阳含笑”在龙眼树的花枝上，在透明的麦穗上，在发亮的豆荚上……这时，在我的故乡，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听见田野间

的麦笛吹响了，听见果园间的叶笛吹响了，那笛声总是那样热烈、活跃、悠扬……

……那么，让我从对故乡的怀思和童年的回忆的情景中走回来，继续漫谈有关抒情散文、散文诗的创作问题吧。你大概读过我的若干习作，包括解放前的若干习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笙歌》的散文诗；全国解放以后，约在一九五七年间，又写了题为《叶笛》、《麦笛》的散文诗（以上所举三篇拙作，俱收入我的散文选集《你是普通的花》一书中）。在这些篇章中，一如在我的其它若干篇章中，抒发着从我童年时代便被培养起来的、对于乡土的眷恋之情，抒发着我对乡土的爱和赞美之情，这是一种情况。但我想向你提及的，有似乎更为重要的一种情况。这便是：我以为从小在家乡接触到的乡土戏、庙社和里巷间的笙歌，里巷间流浪的盲乐师的歌唱以及田野间、果园间吹出来的、往往是即兴的叶笛声、麦笛声……凡此这些，实际上是在我很幼小时，家乡社会对我进行的审美的启蒙教育。民间的，乡土的这种艺术熏陶是很有力量的，它会深入心灵中。这种艺术熏陶所培育的艺术趣味，在尔后我的创作实践中，总是给我以某种提醒，某种召唤，某种启示：应该尽自己力之所及，使自己的作品——在这里，我说的是使自己所作的抒情散文、散文诗，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

具有民间的、乡亲的情绪。

诚然，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他的某些创作观点的形成，与他个人所受的教养有关，与他所处的环境的熏陶有关。有些童年时代所处环境无意间所给予的美感教育，可能影响一个作家的终生的创作实践。（青少年的教育，实在重要！）我说，既然你信任我，我便无所忌讳地、无拘无束地谈谈自己早年（包括童年）所接受的文学影响，并旁及我的若干文学主张。凡此这些，我自己明白，都是很浅陋的。

四

还有点时间，我想约略谈一下你询及的有关风景诗的问题。今年夏间，柯蓝同志曾来信建议：我们二人（即他和我）一唱一和，谈论散文诗问题，必要时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提倡散文诗。他来信时，已作《散文诗漫话》一文，且在《诗刊》一九八〇年七月号上刊出来了。在他的这篇大作中，说到曾在我国文艺领域泛滥一时的极左思想，“把散文诗一律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以此“从根本上斩尽杀绝散文诗”。当然对此，柯蓝同志已作了驳斥。我想趁此谈一下：散文诗中一些描绘自然风物的篇章，一如画中的山水风景画，更是一直受到

非议。对此，我想引录罗丹的一段话，希望对你理解自然美和绘画中的风景的美，以及散文中的自然风景的美，能有所帮助。罗丹说：“美丽的风景所以使人感动，不是由于它给人或多或少的舒适的感觉，而是由于它引起人们的思想；看到的线条和颜色，自身不能感动人，而是渗入其中的那种深刻的意义。”罗丹举出荷兰、法国的著名风景画家鲁易斯达尔、罗梭等为例证，又说，“这些伟大的风景画家”，“他们在树木的阴影中，在天边的一角中，觑见了和他们的心意一致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时和蔼，有时庄严，有时大胆。”

在全国解放以前，在我创作学习的若干散文诗中，我诅咒黑暗和鞭挞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我也写了若干表面上看来是风景画的散文诗。解放以后，我重新运用散文诗这样的文体时，有许多作品直接表达政治主题，如歌颂我们党和劳动建设的篇章，也写了若干看来是风景画的散文诗。我有一个奢望，这便是：我想通过不懈地、持续地运用诗篇来描绘自然界风景美，以表一个总的文学主题，即人们的内心如何地在感知自然美，内心有多少对于光明、欢乐和美的渴望，不止的追求。这些，关系到人的情操和道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来，这是表达一种更为宽广的、永久的政治主题。（当然，有些事，往往只是一种意愿，一种不成熟的设